

明末清初小说第一函

金瓶梅
词话

春风文艺出版社

明末清初小说第一函

(六)

定 情 人

作者 佚名

李洛 苗壮 校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

本书说明

本书全称《新镌批评绣像秘本定情人》。封面题署：“精刊古本”、“定情人”、“本衙藏板”。正文：半叶八行，行二十字，白口，单边，无绣像。盖清初刻本。首目次，次“定情人序”，序署“素政堂主人题于天花藏”。此题署与常见之“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不同，引人注目。

此书为清初爱情与婚姻小说中上乘之作，抨击封建婚姻中的“天作之合，媒妁之言”和“门户之见”，提倡“不当对”不定情，既定情则忠贞不移。

《定情人》序

尝观《中庸》原天于性，孔子从欲于心，则似乎人身之喜、怒、哀、乐，一心一性尽之矣，何有于情。孰知宇宙中，在天有风有月，在地有山有水，在草木有花有柳，在鸟兽有禽有鱼，在居室有玉堂有金屋，在饮食有醇酒有肥甘，在四时有春夏秋冬，何一不含香吐色，何一不逞态作姿，以为动情之物。情一动于物，则昏而欲迷，荡而忘返，匪独情自受亏，并心性亦未免不为其所牵累。故欲收心正性，又不得不先定其情。虽然，情岂易定者耶？试思情之为情，虽非心而彷彿似心，近乎性而又流动非性。触物而起，一往而深，系之不住，推之不移，柔如水，痴如蝇，热如火，冷如冰。当其有，不知何生；及其无，又不知何灭，夫岂易定者耶！矧撼其定者，又不独风月，山水，花柳，禽鱼，种种之物而已。更有若螓首蛾眉之人，花容月貌之人，粉白黛绿之人，则又情所最钟而过于百物者也。情既钟于是人，则情应定于是人矣。不知其人之美不一，则情之定于其人其美者亦不一。文君眉画远山，相如之情宜乎定矣，奈何一瞬忽又移于茂陵之女子？飞燕娇倚新妆，汉王之情宜乎定矣，奈何片晌而又移于偏宫之合德？此岂相如、汉王之情不定哉？亦文君、飞燕之人之美不足以定其情也。故班姬有纨扇之悲，唐

诗有但保红颜之句。噫！此甚言情之不定而感深矣。然则情终不可定耶？非然也。风不波则水定，云不掩则月定。情有所驰者，情有所慕也。使其人之色香秀美，饱满其所慕，则又何驰？情有所移者，情有所贪也。使其人之姿态风华，饜飫其所贪，则又何移？不移不驰，则情在一人，而死生无二定矣。情定则如磁之吸铁，拆之不开；情定则如水之走下，阻之不隔。再欲其别生一念，另系一思，何可得也？虽然，难言也。眉不春山，则春山必饶黛色而消人魂；目不秋水，则秋水必余俏波而荡人魄；体态不花妍柳媚，则花柳必别弄芳菲而逗人心；言语不燕娇莺滑，则莺燕必更出新声而撩人意，将又使一片柔情，如落花飞絮，是谁之过欤？因知情不难于定，而难于得定情之人耳。此双星、江蕊珠所以称奇足贵也。惟其称奇足贵，而情定则由此而收心正性，以合于圣贤之大道不难矣。此书立言虽浅，而寓意殊深，故代为叙出。

素政堂主人题于天花藏

目 录

第一回

- 本天伦谈性命之情
遵母命游婚姻之学..... 1

第二回

- 负笈探奇不惮山山还水水
逢人话旧忽惊妹妹拜哥哥.....10

第三回

- 江少师认义儿引贼入室
珠小姐索和诗掩耳偷铃.....20

第四回

- 江小姐俏心多不吞不吐试真情
双公子痴态发如醉如狂招讪笑.....29

第五回

- 蠢丫头喜挑嘴言出祸作
俏侍儿悄呼郎口到病除.....38

第六回

- 俏侍儿调私方医急病
贤小姐走捷径守常经.....47

第七回

- 私心才定忽惊慈命促归期
好事方成又被狡谋生大衅.....56

第八回

- 痴公子痴的凶认大姐做小姐
精光棍精得妙以下人充上人.....65

第九回

巧帮闲惯弄假藏底脚贫女穴中
瞎公子错认真饱老拳丈人峰下……………75

第十回

欲则不刚假狐媚明制登徒
狹难回避借虎势暗倾西子……………85

第十一回

姚太监当权惟使势凶且益凶
江小姐至死不忘亲托而又托……………95

第十二回

有义状元力辞婚济海外不望生还
无瑕烈女甘尽节赴波中已经死去……………106

第十三回

烈小姐有大福指迷避地感神明
才天使善行权受贡封王消狡猾……………115

第十四回

望生还惊死别状元已作哀猿
他苦趣我欢场宰相有些不象……………124

第十五回

览遗书料难拒命请分榻以代明烛
续旧盟只道快心愿解襦而试坐怀……………133

第十六回

节孝难忘半就半推愁忤逆
死生说破大惊大喜快团圆……………143

第一回

本天伦谈性命之情
遵母命游婚姻之学

诗曰：

好色原兼性与情，
故令人欲险难平。
苦依胡妇何曾死，
归对黎涡尚突生。
况是轻盈过燕燕，
更加娇丽胜莺莺。
若非心有相安处，
未免摇摇作旆旌。

话说先年，四川成都府双流县，有一个宦家子弟，姓双，因母亲文夫人梦太白投怀而生，遂取名叫做双星，表字不夜。父亲双佳文，曾做过礼部侍郎。这双星三岁上，就没了父亲，肩下还有个兄弟，叫做双辰，比双星又小两岁。兄弟二人，因父亲亡过，俱是双夫人抚养教训成人。此时虽门庭冷落，不比当年，却喜得双星天生颖异，自幼就聪明过人，更兼姿容秀美，矫矫出群。年方弱冠，早学富五车，里中士大夫见了，无不刮目相待。到了十五岁上，偶然出来考考，不期竟进了学。送学那一日，人见他簪花挂綵，发覆眉

心，脸如雪团样白，唇似朱砂般红，骑在马上，迎将过去，更觉好看。看见的无不夸奖，以为好个少年风流秀才，遂一时惊动了城中有女之家，尽皆欣羨，或是央托朋友，或是买嘱媒人，要求双星为婿。不期双星年纪虽小，立的主意倒甚老成，自小儿有人与他说亲，他早只是摇头不应。母亲还只认他做孩提，不知其味，孟浪回人。及到了进学之后，有人来说亲，他也只是摇头不允。双夫人方着急问他道：“婚室乃男子的大事，你幸已长成，又进了个学，又正当授室之时，为何人来说亲，不问好丑，都一例辞去，难道婚姻是不该做的？”双星道：“婚姻关乎宗嗣，怎说不该？但孩儿年还有待，故辞去耳。”双夫人道：“娶虽有待，若有门当户对的，早定下了，使我安心，亦未为不可。”双星道：“若论门户，时盛时衰，何常之有，只要其人当对耳。”双夫人道：“门户虽盛衰不常，然就眼前而论，再没有个不检盛而检衰的道理。若说其人，深藏闺阁之中，或是有才无貌；或是有貌无才，又不与人相看，那里知道他当对不当对。大约婚姻乃天所定，有赤绳系足，非人力所能勉强。莫若定了一个，便完了一件，我便放一件心。”双星道：“母亲分付，虽是正理，但天心茫昧，无所适从，而人事却有妍有媿，活泼泼在前，亦不能尽听天心而自不做主。然自之做主，或正是天心之有在也。故孩儿欲任性所为，以合天心，想迟速高低定然有遇，母亲幸无汲汲。”双夫人一时说他不过，只得听他。

又过了些时，忽一个现任的显宦，央缙绅媒人来议亲。双夫人满心欢喜，以为必成，不料双星也一例辞了。双夫人

甚是着急，自与儿子说了两番，见儿子不听，只得央了他一个同学最相好的朋友，叫做庞襄，劝双星说道：“令堂为兄亲事十分着急，不知兄东家也辞，西家也拒，却是何意，难道兄少年人竟不要么？”双星道：“夫妇五伦之一，为何不娶？”庞襄道：“既原要娶，为何显宦良姻，亦皆谢去？”双星道：“小弟谢去的是非且慢讲，且先请教吾兄所说的这段亲事，怎见得就是显宦，就是良姻？”庞襄道：“官尊则为显宦，显宦之女，门楣荣耀，则为良姻。人人皆知，难道兄转不知？”双星听了大笑道：“兄所论者，皆一时之浅见耳。若说官尊则为显宦，倘一日罢官降职，则宦不显矣。宦不显而门楣冷落，则其女之姻，良乎不良乎？”庞襄道：

“若据兄这等思前想后，说起来，则是天下再无良姻矣。”

双星道：“怎么没有？所谓良姻者，其女出周南之遗，住河洲之上，关雎赋性，窈窕为容，百两迎来，三星会合，无论宜室宜家，有鼓钟琴瑟之乐。即不幸而贫贱，糟糠亦画春山之眉而乐饥，赋同心之句而偕老，必不以夫子偃蹇，而失举案之礼，必不以时事坎坷，而乖唱随之情。此方无愧于伦常，而谓之佳偶也。”庞襄听了，也笑道：“兄想头到也想得妙，议论到也议得奇，若执定这个想头议论去娶亲，只怕今生今世娶不成了。”双星道：“这是为何？”庞襄道：“孟光虽贤却非绝色，西施纵美岂是淑人？若要兼而有之，那里去寻？”双星道：“兄不要看得天地呆了，世界小了。天地既生了我一个双不夜，世界中便自有一个才美兼全的佳人与我双不夜作配。况我双不夜胸中又读了几卷诗书，笔下又写得几篇文章，两只眼睛，又认得出妍媸好歹，怎肯匆匆草

草，娶一个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丑妇，朝夕与之相对？况小弟又不老，便再迟三五年也不妨。兄不要替小弟担忧着急。”庞襄见说不入，只得别了，报知双夫人道：“我看令郎之意，功名他所自有，富贵二字全不在他心上。今与媒人议亲，叫他不要论门楣高下，只须访求一个绝色女子，与令郎自相中意，方才得能成事。若只管泛泛撮合，断然无用。”双夫人听了，点头道是，遂分付媒人各处去求绝色。

过不得数日，众媒人果东家去访，西家去寻，果张家李家寻访了十数家出类拔萃的标致女子，情愿与人相看，不怕人不中意。故双夫人又着人请了庞襄来，央他撺掇双星各家去看。双星知是母命，只得勉强同着庞襄各家去看。庞襄看了，见都是十六、七、八岁的女子，生得乌头绿鬓，粉白脂红，早魂都消尽，以为双星造化，必然中意。不期双星看了这个嫌肥，那个憎瘦，不厌其太赤，就怪其太白，并无一人看得入眼，竟都回复了来家。庞襄不禁急起来，说道：“不夜兄，莫怪小弟说，这些女子，夭夭如桃，盈盈似柳，即较之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也自顾不减，为何不夜兄竟视之如闲花野草，略不注目凝盼，无乃矫之太过，近于不情乎？”双星道：“兄非情中人，如何知情之浅深？所谓矫情者，事关利害，又属众目观望，故不得不矫喜为怒，以镇定人心。至于好恶之情，出之性命，怎生矫得？”庞襄道：“吾兄既非矫情，难道这些娇丽女子，小弟都看得青黄无主，而仁兄独如司空见惯，而无一人中意，岂尽看得不美耶？”双星道：

“有女如玉，怎说不美。美固美矣，但可惜眉目间无咏雪的才情，吟风的韵度，故少逊一筹，不足定人之情耳。”庞襄

道：“小弟只以为兄全看得不美，则无可奈何。既称美矣，则姿容是实，那些才情韵度，俱属渺茫，怎肯舍去真人物，而转捕风捉影，去求那些虚应之故事，以缺宗嗣大伦，而失慈母之望，岂仁兄大孝之所出。莫若勉结丝萝，以完夫妻之案。”双星道：“仁兄见教，自是良言。但不知夫妻之伦，却与君臣父子不同。”庞襄道：“且请教有何不同？”双星道：“君臣父子之伦，出乎性者也，性中只一忠孝尽之矣。若夫妻和合，则性而兼情者也。性一兼情，则情生情灭，情浅情深，无所不至，而人皆不能自主。必遇魂消心醉之人，满其所望，方一定而不移。若稍有丝忽不甘，未免终留一隙。小弟若委曲此心，苟且婚姻，而强从台教，即终身无所遇，而琴瑟静好之情，尚未免歉然。倘侥幸而再逢道蕴、左嫔之人于江皋，却如何发付？欲不爱，则情动于中，岂能自制；若贪后弃前，薄幸何辞？不识此时，仁兄将何教我？”庞襄道：“意外忽逢才美，此亦必无之事。设或有之，即推阿娇之例，贮之金屋，亦未为不可。”双星笑道：“兄何看得金屋太重，而才美女子之甚轻耶？倘三生有幸，得遇道蕴、左嫔其人者，则性命可以不有，富贵可以全捐。虽置香奁首座以待之，犹恐薄书生无才，不褻于归，奈何言及金屋？金屋不过贮美人之地，何敢辱我才慧之淑媛？吾兄不知有海，故见水即惊耳。”庞襄道：“小弟固不足论，但思才美为虚名虚誉，非实有轻重短长之可衡量。桃花红得可怜，梨花白得可爱，不知仁兄以何为海，以何为水？”双星道：“吾亦不自知孰为轻重，孰为短长，但凭吾情以为衡量耳。”庞襄道：“这又是奇谈了。且请教吾兄之情，何以衡量？”

双星道：“吾之情，自有吾情之生灭浅深，吾情若见桃花之红而动，得桃花之红而即定，则吾以桃红为海，而终身愿与偕老矣。吾情若见梨花之白而不动，即得梨花之白而亦不定，则吾以梨花为水，虽一时亦不愿与之同心矣。今蒙众媒引见，诸女子虽尽是二八佳人，翠眉蝉鬓，然覩面相亲，奈吾情不动何！吾情既不为其人而动，则其人必非吾定情之人。实与兄说吧，小弟若不遇定情之人，情愿一世孤单，决不肯自弃，我双不夜之少年才美，拥脂粉而在衾褥中做聒聒人，虚度此生也。此弟素心也，承兄雅爱谆谆，弟非敢拒逆，奈吾情如此，故不得不直直披露，望吾兄谅之。”庞襄听了，惊以为奇。知不可强，遂别去，回复了双夫人。双夫人无可奈何，只得又因循下了。正是：

纷丝纠结费经纶，野马狂奔岂易驯。

情到不堪宁贴处，必须寻个定情人。

过了些时，双夫人终放心不下，因又与双星说道：“人生在世，惟婚宦二事最为要紧，功名尚不妨迟早，惟此室家，乃少年必不可缓之事。你若只管悠悠忽忽，教我如何放得心下。”双星听了，沉吟半晌道：“既是母亲如此着急，孩儿也说不得了，只得要上心去寻一个媳妇来，侍奉母亲了。”双夫人听了，方才欢喜道：“你若肯自去寻亲，免得我东西求人，更觉快心。况央人寻来之亲，皆不中你之意，但不知你要在那里去寻？”双星道：“这双流县里，料想寻求不出，这成都府中，悬断也未便有。孩儿只得信步而去，或者天缘有在，突然相遇，也不可知，那里定得地方？却喜兄弟在母亲膝下，可以代孩儿侍奉，故孩儿得以安心前去。”

双夫人道：“我在家中，你不须记挂。但你此去，须要认真了展转反侧的念头，先做完了好逑的题目，切莫要又为朋友诗酒留连，乐而忘返。”双星道：“孩儿怎敢。”双夫人又说道：“我儿此去，所求所遇，虽限不得地方，然出门的道路，或山或水，亦必先定所向往，须与娘说明，使娘倚闾有方耳。”双星道：“孩儿此去，心下虽为婚姻，然婚姻二字，见人却说不出口，只好以游学为名。窃见文章气运，闺秀风流，莫不胜于东南一带，孩儿今去，须由广而闽，由闽而浙，以及大江以南，细细去流览那山川花柳之妙。孩儿想地灵人杰，此中定有所遇。”双夫人听见儿子说得井井凿凿，知非孟浪之游，十分欢喜。遂收拾冬裘夏葛，俱密缝针线，以明慈母之爱。到临行时，又忽想起来，取了一本父亲的旧同门录，与他道：“你父亲的同年故旧，天下皆有，虽丧亡过多，或尚有存者。所到之处，将同门录一查自知，设使遇见，可去拜拜，虽不望他破格垂青，便小小做个地主，也强似客寓。”双星道：“世态人情，这个那里望得。”双夫人道：“虽说如此，也不可一例抹杀。我还依稀记得，你父亲有个最相厚的同年，曾要过继你为子，又要将女儿招你为婿，彼时说得分十分亲切。自从你父亲亡后，到今十四、五年，我昏懂懂的，连那同年的姓名都记忆不起了。今日说来，虽都是梦话，然你父亲的行事，你为子的，也不可不知。”双星俱一一领受在心。双夫人遂打点盘缠，并土仪礼物，以为行李之备。又叫人整治酒肴，命双辰与哥哥送行。又捡了一个上好出行的日子，双星拜辞了母亲，又与兄弟拜别，因说道：“愚兄出门游学，负笈东南，也只为急于赘述

前业，光荣门第，故负不孝之名，远违膝下。望贤弟在家，母亲处早晚殷勤承颜侍奉，使我前去心安。贤弟学业，亦不可怠惰。大约愚兄此去三年，学业稍成，即回家与贤弟聚首矣。”说完，使书童青云、野鹤，挑了琴剑书箱，铺程行李，出门而去。双夫人送至大门，依依不舍。双辰直送到二十里外，方才分手，含泪归家。双星登临大路而行。正是：

琴剑翩翩促去装，不辞辛苦到他乡。

尽疑负笈求师友，谁道河洲荇菜忙。

双星上了大路，青云挑了琴剑书箱，野鹤负了行囊衾枕，三人逢山过山，遇水渡水。双星又不巴家赶路，又不昼夜奔驰，无非是寻香觅味，触景生情，故此在路也不计日月，有佳处即便停留，或登高舒啸，或临流赋诗，或途中连宵僧舍，或入城竟日朱门，遇花赏花，见柳看柳。又且身边盘费充囊，故此逢州过府，穿县游村，毕竟要留连几日，寻消问息一番，方才起行。早过了广东，又过了福建，虽见过名山大川，接见了许多名人韵士，隐逸高人，也就见了些游春士女，乔扮娇娃，然并不见一个出奇拔类的女子，心下不觉骇然道：“我这些时寻访，可谓尽心竭力，然并不见有一属目之人，与吾乡何异？若只如此访求，即寻遍天涯，穷年累月，老死道途，终难邀淑女之怜，岂不是水中捞月，如之奈何？”想到此际，一时不觉兴致索然，怏怏不快。因又想道：“说便是如此说，想便是如此想，然我既具此苦心，岂可半途辍念，少不得水到成渠，决不使我空来虚往。况且从来闺秀，闺闾藏娇，尚恐春光透泄，岂在郊原岑隰之间，可

遇而得也。”因又想道：“古称西子而遇范伯，岂又是空言耶？还是我心不坚耳。”于是又勇往而前。正是：

天台有路接蓝桥，多少红丝系凤箫。

寻到关雎洲渚上，管教琴瑟赋桃夭。

双星主仆三人，在路上不止一日，早入了浙境。又行了数日，双星见山明水秀，人物秀雅，与他处不同，不胜大喜。因着野鹤、青云歇下行囊，寻问土人。二人去了半晌，来说道：“此乃浙江山阴会稽地方，到绍兴府不远了。”双星听了大喜道：“吾闻会稽诸暨、兰亭、禹穴、子陵钓台、苧萝若耶、曹娥胜迹，皆聚于此，虽是人亡代谢，年远无征，然必有基址可存。我今至此，岂可不流览一番，以留佳话。”只因这一番流览，有分教：溪边钓叟说出前缘，兰室名姝重提往事。不知双星所遇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负笈探奇不惮山山还水水
逢人话旧忽惊妹妹拜哥哥

词云：

随地求才，逢花问色，一才一色何曾得。无端说出旧行藏，忽然透出真消息。他但闻名，我原不识，这番相见真难测。莫惊莫怪莫疑猜，大都还是红丝力。

——《踏莎行》

双星一路来，因奉母命，将父亲的同门录带在囊中，遂到处查访几个年家去拜望。谁知人情世态，十分冷淡，最殷勤的款留一茶一饭足矣，还有推事故不相见的。双星付之一笑。及到了山阴会稽地方，不胜欢喜，要去游览一番。遂不问年家，竟叫青云、野鹤去寻下处。二人去寻了半日，没有洁净的所在，只有一个古寺，二人遂走进寺中，寻见寺僧说知。寺僧听见二人说是四川双侍郎的公子，今来游学，要借寺中歇宿，便不敢怠慢，连忙应承。随即穿了袈裟，带上毘卢大帽，走出山门，躬身迎接道：“山僧不知公子远来，有失迎迓勿罪。”遂一路迎请双星入去。双星到了山门，细看匾额上是惠度禅林。到了大殿，先参礼如来，然后与寺僧相见。相见过，因说道：“学生巴蜀，特慕西陵遗迹，不辞远涉而来，一时未得地主，特造上刹，欲赁求半榻以容膝，房